居室類
宗族類　世族類
姻戚類

杜少陵詩分類集注

四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5

文庫 17
W109
5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參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五言古

居室類

寄題江外草堂

公從入蜀卜居成都浣花溪成都亂遂走梓州懷思草堂作是詩寄題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010185191520

遭亂到蜀江臥痾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
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
亭臺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
干戈未偃息安得酬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
偶攜老妻去憔悴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隣里憐
風竹一作脩竹此一作必賢達士一作達士志

賦也生放誕賀知章晚節尤誕放自然道也釋氏
謂之逃禪儒者謂之逃自然憂風竹吳謨嗜酒每

醉憂觀風竹怡然自樂遭亂謂時有祿山之反也
臥痾臥病也誅茅屈原將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初
一畝禮記儒有一畝之宮寶應年公以乾元元年
十二月來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
之始又二年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斷手唐
高祖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
凡營造了當言斷手猶今云住手土木麗堂以草
名取其草創豈求土木之華麗面勢堅謂朝向勢
像要堅固也東京賦審曲面勢當清川謂臨浣花
溪也會心侶同心之友較龍黃鵠以比已不得安

居草堂而流離在外賢達士晉羊祜登峴山曰由來賢達勝士登此眺望外物牽謂名利人欲相牽擾悔懊恨吝鄙吝易上九元龍有悔又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註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幽貞易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蓋言幽而不正非君子之幽也言公以流離奔困之中常懷失身之懼惟能常懼故得雙全四小松公手植於草堂者霜骨松有剛姿勁節故曰霜骨

○公在梓州懷思草堂故寄題以此言我生性僻每欲逃其自然嗜酒性欣風竹卜居近此林泉遭亂到于成都卧病求適便安卜地一畝廣方連延上元經始草堂寶應已遂斷手豈敢求其紛華惟圖面勢堅固亭臺隨基之高下開豁正臨乎清川雖有會心伴侶數數同乘釣船惜乎兵戈未息不得酣歌安眠正如蛟龍未有定窟黃鵠徒摩蒼天古來賢達之士不受外物相牽自顧性真魯鈍豈識幾先偶携老妻逃避艸茅受風煙今我事無固必幽貞得全尚念草堂四松猶在必為蔓草蒙纏應知霜骨難長必起隣里哀憐安得烽火頓息使我即還草堂偃卧耶

草堂

草堂在成都浣花溪上昔公因嚴武入朝成都兵亂公遂往梓州將及三年聞武再來鎮蜀故公自梓閬歸成都當是廣德二年作舊註謂崔寧入朝楊子琳栢正節等反細考唐書此事乃在永泰年間非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歙氣已麤（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馬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溅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庭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孤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薙蕪茅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疎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盧大官喜我來遣使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風塵際何地置老夫

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
（鏡音竟 鬼一作人 雜音替 髁音樂 擄音尤 贅音醉 一作提 榼壺）

賊也蠻夷指吐蕃言大將指嚴武言群小泛言斬
白馬蘇秦說趙令會天下之將刳白馬而盟氣已
（麤謂歃血已定盟膽氣遂麤大也邛南劍閣皆蜀）
地曰取曰斷亦指吐蕃羌胡言邛即嘉定州邛縣
數十人泛指當時之叛將言專城居謂為刺史鎮
一方者不兩大左傳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蕃
即吐蕃漢指唐中國言西卒亦指吐蕃賊臣泛指
叛將肘腋禍言至近也臂節曰肘左右肘脇之間

曰腋戰國策禍起肘腋梟鳥名能食母獍獸名能
食父喻污穢也實三公左傳狐裘蒙茸一國三公
吾誰適從三公謂申生重耳夷吾也欲為魚左傳
劉定公謂趙孟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
魚乎列杻械手拘曰杻桎梏曰械又刑具之總名
曰械用鉞左傳不能致死於用鉞鉞大斧又謂之
戚又謂之揚鬼妾鬼馬言已殺其夫謂之鬼妻已
殺其將謂之鬼馬賊子公自謂也東吳指蘇抗之
地言五湖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
五湖為名或以太湖射陽湖上湖洮湖滆湖為五

湖遍考諸書則前說為是薙芟除也楛蕪荊楛荒蕪之地楛似荊其實可食僕屢也大官指嚴武言健兒謂兵士腐儒謂腐朽之儒黠布傳上對衆折隨何曰為天下安用腐儒哉老夫亦公自謂也疣贅疣與瘤同橫生一肉著體曰贅飲啄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不敢餘食盡而不敢餘以見貧甚也○公再至成都傷其流離貧苦而作言昔我草堂落成之初蠻夷猶夏避往梓州今聞成都無虞故又來此請陳初亂時事反覆皆在須臾大將赴召群小橫行斬馬歃盟威勢猖獗西入而取邛南北侵而斷劍閣布衣數人擅專方鎮蕃漢爭衡勢不兩大西卒終遂倒戈賊臣亦伏誅戮豈知肘腋生危亂皆起於梟獍由是忠義之士痛夫紀綱紊壞且怪政出多門萬姓幾為陷溺恨彼賊徒自相唱和威福擅行無辜受禍各悠歡淫血濺長途誠可哀憫到今用兵之地風雨尚聞號呼鬼妾鬼馬含悲供娛惜令法度蕩然寇宜驚歎故我奔走三年望東求避柰何江海處處兵戈五湖豈能遠泛是以不忍舍此而去復來斐治楛蕪入門喜見四松猶在安僕四顧萬竹俱疎

今昔頓殊無任興感又耳犬見我歸牽衣環遶隣
見我歸攜壺沽酒大官喜我來歸遣騎問吾所欲
城郭喜我來歸賓客塞村問勞重嗟天下亂靡有
定尚武而不尚文是終不知何地可安老夫耶當
此之時身如疣贅無所依歸幸而骨髓未枯尚可
苟活一飲一啄自愧殘生采薇食盡甘受困窮馬
耳

水檻

水檻草堂前近水之檻廣德二年自梓閬
歸成都作

蒼江多風颮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馬得不低垂
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歌
扶顛有勸誡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
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颮音標

賦也疾風自下而上曰颮駕騰空駕起駕巨浪文
選高浪駕蓬萊持守也尚為谷詩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浮柱歌西京賦峙遊極於浮柱註三輔之地
名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嗤笑也一木支謂大
廈將傾非一木可支廈大屋也感故物孔子出遊

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蓍薪亡吾簪是以哀非傷亡簪不忘故也○公因水檻低垂將有傾危之患感而作此言臨江軒宇日為風雨所侵身為遊子久客他鄉門戶無人持守以致如斯且高岸尚衝為谷而浮柱歌側又何足傷但持危扶顛聖人訓誡今而不顧恐為識者所嗤耳

因思大廈固非一木之可支而軒宇則易為力雖無欄檻臨川一眺亦可遠瞻萬里曠志怡情但念此堂是吾故物不能不起慷慨餘悲是以欲一葺

破船

廣德二年公再歸草堂其船在外三年故破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船與舩同舷音賢

賦也緬遠也反覆也邈亦遠也舷船傍江賦詠採菱以扣舷言船破不堪扣以節歌也晉夏統以足

叩船而歌吳曲或可掘掘穿也謂破船可穿其板
也白屋賈復見耿弇曰子非久留白屋之士○此
詩嘆亂未定而作言昔我扁舟欲遊江海以遂平
生豈獨久在清溪日傍柴門而已近緣倉卒避兵
欲遠草堂而去又隣皆避難俱非舊人野竹堂邊
脩長尚爾故船久客他鄉經秋埋沒船舷不復可
扣仰看西飛之鳥俯觀東逝之流自愧不能如其
所適終不得遂東遊之志矧此船雖破換舊更新
諒亦甚易特所悲者數數奔竄難久留於白屋焉
耳

營屋

上元元年公治草堂時已植此竹出外三
年仍歸草堂復營前屋賦此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
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東偏若面勢戶牖可永安
憂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
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薾葺衰病方少寬
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懽

洶上聲洗與洒同

賦也江即草堂前之錦江竹茂故陰江也竹陰多

故夏生寒浮雲端形容竹之高枚乘詩美人在雲端鬼物憑言其茂盛若有鬼神憑依助長者王肅行太白山見其林秀茂曰疑有神物所憑若面勢謂植竹以蔭東射之日隨其所向之勢也去千竿謂伐竹以營屋蕭蕭竦貌考成也槃盤桓之意今公言於此養拙而已代加餐謂得居此室隨意所適勝於加餐飯也無斤斧響公築草堂茅茨不剪椽柱不斲削苟完而已○公因伐竹營屋而作言我有陰江之竹茂密夏亦生寒陰遍水內高入雲端疑有鬼物扶助豈顧翦伐傷殘東偏陰遮面勢戶牖亦得常安愛惜已經六載一朝伐去千竿竦見白日聲映奔湍量度此堂非曰華麗但圖養拙而不敢比於考槃草茅稍治使我懷抱少寬瀟灑順吾所適秖此若代加餐寂然不聞斤斧庶遂我憩息之歡焉耳

柴門

大曆元年夏末公求居瀼西時作

泛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谽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

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胡造化巫巂鑿就歌斜
巴渠決太古衆水為長勉風煙瞰吳蜀舟檝通鹽麻
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頓奢
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
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
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蒿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日華
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
書此豁平昔廻首猶暮霞乾音午豁音含舒音鴉嵌
丘咸切氣一作氛峽音夾
病一作賤
賦也瀼西夔州府東十里有瀼東瀼西田後改為

東屯西屯公嘗耕於此地望兩崖即西陵峽東城
自全蜀言之夔城在東如焚柴熱極故也永泰二
年閬西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窈窕以錦江
言指日影沒於江也豁谷中也巖根山巖之坎
坤軸其項上扶軋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下捺玄神
之都府言水衝突地道地竅壁言西陵峽之高聳
如壁峽門即夔州浮查之查與槎同枯木為舟也
巫巂鑿江賦巴東之峽夏禹巫巂鑿決太古巫峽記巴
渠開石決太古之積水為長蛇古詩赴壑如長蛇
蓋本於此通鹽麻蜀人以麻布貿易吳鹽也混泥

沙江賦或混淪于泥沙約身公自謂也蓋一床言棟宇止可蓋庇一床極言其屋小也任生涯任從我自生理一聽天之所命也賞妍賞景物之好者也理愜言景物之愜意垂白年白髮垂頭謂老也畢卓云抱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班超書今超年已垂白矣差輩也○公在夔州居於柴門聊以自遣而作言泛舟至夫瀼西回首望夫西峽夔州適旱而熱氣如焚日之長影沒於窈窕餘光散入谷中大江水泛蜡乎山嵌赴海終成一家江水下衝震動坤軸峽石並聳勢若鑽鄒波濤蕭瑟洒裝秋色水氣迷漫昏霾日車夔州自西峽而始入境峽口最窄僅可容槎巴東之峽由禹疏鑿太古積水又是吳蜀遠隔風煙鹽麻交通舟楫我今混沌泥沙各隨本性吾性本不頓享奢華屋雖窄小池有餘花村醪糲飯亦無怨嗟值此山荒人少地僻日佳此身貧病固吾常分而富貴寬裕則付蒼天今固老際干戈幸而蓬門可蔽且見亂石生雲杉清延日今馬賞此好景若覺分外然姑以自愜夫又何誇如此足了平生而已豈敢遽與高士為儕書

此一詩以豁平生抑鬱回首猶見晚霞姑以自遣云爾

客居

公在雲安欲遷夔州時作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墜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稍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歛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利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巳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

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大戎何足吞

墅音茜為君之為音位

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賦而比也客居公寓雲安客裏所居之堂後山根臨水傍山之地墅坑也葱青如葱之色沈休文詩林薄香葱青邪豎謂樹木或斜或豎也子規鳥名一曰杜宇蜀地多有其鳴曰不如歸去歛精魄阮籍詩精魄自漂淪四千里按峽程記瀘合遂蜀皆

峽之郡自蠻江桔柏池導等江至此二百八十里
會於峽前次荆門都四百五十灘蜀在西川而瀘
在東川水有數百源則其紆回自源徂末未必無
四千里也舊註謂千字為誤者非終兩存言虎終
不能盡除也久不來擁荆門蜀人常以麻布易吳
鹽時蜀中大亂商旅以道阻為之奔散故蜀麻不
入峽而吳鹽空擁於荆門也失大將謂鄭公卒也
元戎元帥時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
副元帥以平蜀亂也行軒卿大夫之車利涉易利
涉大川節制尊指鴻漸言路中央公言其欲南下
以歸長安到處留滯而未能今尚在半路也思王
孫思嚴武也劉安招隱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
兮萋萋鳳隨皇去喻君子隱去也籬雀喧繁喻小
人喧嚷也王符隱居不仕自嘆曰鸞鳳思見而不
可得籬雀終日喧人耳目何其繁也想故國懷故
鄉也王仲宣周覽春物緬想故園花草歸幾翼空
自昏言歸鳥少而在林之鳥昏以比歸人少而在
舊居之人昏暗也溟海也水黑色謂之溟洗乾坤
時公厭亂之極故前有洗兵馬此有洗乾坤之說
老無成公自謂也孔安國云儒士懦弱到老無成

立矣援引也謂引筆題詩以寫我懷也○公久客
他鄉厭亂思治而作言客居之堂前臨流水後傍
山根岸墅萬尋濤飜蒼鬱衆木邪豎以雜石痕子
規喚歸以憭壯士且見峽周四千餘里水合數百
餘源人虎相半地難久居于時兵荒道阻蜀麻不
得出峽吳鹽擁塞荆門況夫大將身殂商旅星散
已可悲矣幸而復降元帥已動行軒候吏舟迎賴
其節制之尊蜀可望其平治柰何我在中途生理
狼狽愁臥脚病徐步以向小園視碧草而思王孫
可惜鳳隨皇去籬雀喧闐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以

堪此是以觀物思鄉一別忽驚十載林昏而鳥雀
咸歸我反不能如彼安得覆八溟之水為君一洗
乾坤使之清泰則甲穢奚亦易為力而犬戎何足
吞噬耶然我雖老無成而臣子之心豈無攘夷方
畧自顧篋中猶有譙篇筆引題一詩以寫我萬斛之
愁也

客堂

大曆元年春公在雲安作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宵寇一林麓
栖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幷戴来衰年得無足

宛為殊方鬼頭白兔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
別家長兒女欲起慙筋力客堂叙節改具物對麝束
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笋緑巴稼紛未稀徼麥早向熟
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墓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
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
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葬但草屋
上公有記着累奏資薄禄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
循文翰箕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
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少去聲長音掌
賦而比也少城成都府有少城在太城西異楚蜀

周時夔州亦屬楚自秦以後皆屬蜀山足曰麓又
林屬於山曰麓時公所遷之地龐統愛山至中條
嘆曰此宜寤林麓採薪種藥足以接老消中公有
消渴症得無足言烏得無足也殊方鬼公以抱病
卉死於他鄉也李陵書沒為異域之鬼兔短促自
言不為妖也終望雲唐德宗幸梁御馬號望雲騅
意在北鴈生沙漠畏寒故秋南春北公言此者以
比已本英材而終思故土長安也慙筋力禮老者
不以筋力為禮叙節改言四時之節氣改換也巖
芽蘆笋可食者也巴稼巴地所種之禾稼紛未稀

尚未分種也劉章歌深耕鋤種立苗欲疏春辭木
謂初夏之時春已辭木而去也臺郎謂省郎公嘗
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故自稱曰臺郎亦已極公先
授左拾遺綰章綬公亦自謂章顯也言天命有德
之人則以五等之服以章顯之綬與黼黻之黻同
又印組也公嘗為省郎服章服而佩緋魚袋也數
竿竹王子猷所居必種竹自云一日不可無此君
濁醪濁酒嵇康與山巨源書濁醪一盃資薄祿嚴
武奏公為劍南參謀資其祿俾曠職事無曠庶官
註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循文守文也廟筭廟
堂之籌筭獻可左傳獻可替否天衢直易何天之
衢亨註以其無止礙道路大通行也裨補也委屬
也任也行色行路之氣象莊子傷不得行其志則
付諸行色之戚戚而已○公自成都至雲安為消
渴所苦而作言自少城攜舟以向雲安腹中為消
渴所毒不意衰年將為殊方之鬼自喜白髮蒙頭
免為夭折得無足乎然壯志未衰如老馬終於望
雲南鴈必欲歸北且思別家已久兒女必已長大
老身無復康強客居堂屋歲時屢易供用之物雖
具若拘繫然當此初夏之時石暖而蕨芽皆紫渚

秀而蘆筍咸綠禾苗未分境麥方熟由是日隨江
動春向木辭自顧位忝臺郎選叨才俊亦已足矣
緬想前輩聲名之士埋沒九泉亦何所得愧我徒
然會綰童紱但賦性僻於幽獨以故平生居息之
地必種數竿之竹生涯只貌濁醪居止唯脩茅屋
上公幸有記憶之人累奏使沾升斗之祿主憂慚
無匡輔身遠但求盡勞循文獻可無不竭誠欲想
趨朝惜無毫補且恨顛沛流離形骸骨立志不得
伸付之憂色而已

遣興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公避賊往白水至乾
元二年冬為三年此詩作於其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戍車滿關東
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賦也客子公自謂也魏文帝詩客子常畏人曹子
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又顧此遊客子捐
軀遠從戎烽火邊方備寇作高土檜以薪置其中
夜至則炊之以望其煙曰燧今之煙墜也又曰晝
則望煙夜則望火關東今之陝西公故鄉也客舍

曰羈為客曰旅○公遭亂離漂泊無依而作言蓬
花隨風豈無根本天寒吹去萬里而落不復仍歸
本叢故我觀此而傷遠離鄉土于今亦已三年悵
望烽火連天兵車載道自顧生涯何所依著惜今
常在羈旅之中豈不哀哉

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

公舅崔十九時尉白水縣天寶十五載夏
公自奉先來依舅氏而作白水縣今屬陝
西西安府同州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
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閬清晨陪蹕攀傲睨俯峭壁
崇岡相枕帶曠野懷悠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遺愁寂
危堦根青冥層氷生漸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
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
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僊伯
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逍遥展良覿
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拆
何得空棄雷啟啟尋地脉煙氛藹崇萃魍魎森悚戚
崑崙崆峒顛迴首如不隔前軒頹反照巉絶華嶽赤
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

王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
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
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
欲告清宴疲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傍何由似平昔
杜音眇閒古壁切懷一作回射音石適一作通脫音隱齒一作齔顏一作推霧一作煙狄一作敵

賦而比也客公自謂也南縣奉先在白水之南浩
蕩地曠野也無與適無所至止也旅食為行旅而
寄食於外也赫熱氣林杪木之末高齋結於山在
林木之上也信宿左傳再宿曰信閒寂靜之處峭
壁山之壁立石如斧劈者贈此此指高齋言青冥

青雲杳冥之際淅瀝氷聲激蕩擊也郭伋曰君不
見幽谷之聲而不自鳴人擊則有聲人之動靜亦
隨所擊然後應之也吏隱為官而隱者先賢傳郭
欽吏隱于漢陂之陽其窟宅言高齋即吏隱之安
宅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乃仙伯指舅氏言大茅
君傳有紫陽左公太極仙伯又僧寶誌曰生子當
為神仙宗伯又王知遠謂李子曰仙曹除吾為少
室仙伯杖藜亦指舅氏言莊子載原憲杖藜應門
事作尉亦以舅言梅福作尉人謂之仙尉雕胡菰
米也菰米為飯極滑長安人謂為雕胡良覿猶云

味因亂而不知其味也黃香天子頌獻萬年之玉觴激屋梁所謂遶梁聲也流衽席至近之地也萬國夫天下之人夫休明謂精白一心以征狄也猛將泛言填委填塞委身而來勤王也廟謀廟廊之謀謨漢光武明明廟謨高長策言胷中所包蓄者皆久遠之籌策前漢匈奴傳制百蠻之長策東郊時賊也于東方未得開散也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幽明晝夜也迫謂夜將迫而不得宴飲也三嘆左傳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三嘆似平昔嘆其不如平日太平之時也○公因崔少府設宴高齋而作言

佳會也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十丈蛟二句以比安祿山盤渦拆蛟出則地為之拆也水回曰渦殷雷聲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尋地脉雷二月出地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雷入則萬物入煙氛妖氣也嵩崧高峻貌魍魎山鬼崑崙山在西蕃反照日落而光反映也巉絶亦高峻也華嶽赤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嶽見於前軒也兵氣即相公軍山小而銳曰巒相公指哥舒翰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帝召哥舒翰守潼明年拜尚書左僕射故云相公軍王觴天子酌酒之盃無

我自南縣而來漂泊無依旅食值夏幸而舅氏矜憐見借高齋以遂遊衍清早相陪躋攀傲睨以俯峭壁但見崇岡相為枕帶曠野俱在咫尺始知主人之賢假齋以遣愁寂危階接天層氷聲細上有無心之雲下有欲落之石泉聲隨人所激鳥呼畏人彈射予今吏隱求適性情遇此高齋真為窟宅至於白水來依諸翁誠乃仙伯策杖松陰作尉窮谷為我特炊雕胡之飯用展良覿之歡坐久而風威頗怒晚來而山色增輝相對十丈長蛟倏爾盤渦翻裂雷尋地脉煙藹山嵐山鬼森然不勝慘切人看崑崙崆峒若不遠隔前軒反照華嶽光赤于時兵氣漲滿林巒川光紛擾鋒鏑知是相公之軍鐵馬雲屯堆積緬懷聖主飲不知味然胡羯豈為強敵我故長歌聲激屋梁淚下濕沾衽席自嘆人生哀樂居半天地豈無順逆重嗟天下之人一心咸來征狄猛將如林廟謨宏遠可惜東郊未開甲兵未息欲因宴久而求告疲適又難拒幽明來迫于焉對食三嘆而悲不如平昔之太平也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鳳州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江地勢險

隘相當故名兩當乾元二年公自秦州西
至同谷道經兩當而作兩當縣今屬鞏昌
府隸陝西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
鶺鴒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
哀哀失木猇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
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
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
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
仲尼并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嘆息

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此難塞責
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猇音又音色
寒音

賦也朝煙落葉宅前之景謝玄暉詩寒城一以眺
平楚正蒼然吹汝之汝指吳侍御言鶺鴒似鸛黃
白色又云鶺三尺曰鶺楚地有之王微之詩歙吸
鶺鴒悲枉渚斜曲而不直者持斧翁即吳侍御長
沙客吳侍御所貶之地今湖廣長沙府猇猿屬失
木猇則不遂其性矣淮南子猿猇顛墜而失木鳥
之勁羽曰鷹銜蘆而翔以避弋繳以

狡烏比吳侍御之失所也鳳翔都即鳳翔府唐肅宗時改鳳翔為西都金閨天子金馬門共通者公為右拾遺與吳侍御同登仕籍猶蒙塵指肅宗尚在外也東郊暗長戟蓋言此時賊兵猶擾東方間諜細作也又軍中多反間又多言便語曰喋李牧為鴈門將謹烽火多為間諜領舉劾舉善劾不善御史職也殺無辜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見遷斥唐肅宗時祿山未平賊遣諜者行反間之言以中傷朝臣吳侍御作臺官正領舉劾之職每得罪者必為分剖曲直是非之理不忍濫殺無罪由是失宰相意遂見斥逐於兩當上官宰相也吳侍御有所辨明宰相雖權時從之畢竟不悅以此故黜之井旅人孔子周流四方井為行旅之人識損益後漢向長字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休嘆息張厚曰此事已知閉口何勞嘆息忝諍臣公當是時為拾遺實忝尸言此職實近君也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難塞責肅宗即位次彭原詔御史論事勿先白大夫宰相似有意於聽言矣吳侍御以論良民不是姦細忤權臣而見斥公時為左

拾遺不能論列申救故云然耳又呂産罪雖至死亦難塞責心多違言行事與心相背也沈休文詩江海事多違無與適言已不救吳侍御意思茫然不知何所往也負明義公時為左拾遺其去天子不遠可以諫矣坐看吳公之狼狽雖死不足以塞吳公之責蓋公自知於吳有負是以惆悵自刻責其非義也頭更白自恨之深惟憂用老故髮益加白也○吳侍御以言忤權貴謫居兩當公後遇之故賦此言宅前之景朝煙紫而落葉赤陰風吹而江宅寂鷄號杜渚日傍阡陌于時借問持斧之翁

何年來作長沙之客知其心事若夫失木之狐遊子之烏無任失所宿昔故鄉之樂豈敢復思也哉因念昔在鳳翔共通門籍天子尚爾蒙塵東方猶未寧息間諜細作之人接跡道路吳為臺諫必慎剖析不忍輕殺無辜盡言分別黑白上官雖暫曲從畢竟用讒遷斥吾知吳公必能如仲尼并為旅人向子自識損益在朝群臣非不知竟但畏威希寵閉口莫敢嘆息余時同為諫臣天威剛在咫尺相看吳受狼狽亦未嘗出言以救友朋相愛之情雖死亦難塞責是以中心有違顧瞻四方若無可

往自嘆於公誠負明義惆悵滿懷不知頭之加白也已

赤谷西崦人家 崦音掩

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曹操與劉備戰於此谷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乾元元年公貶為華州司功屬関内饑亂遂棄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家而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何武陵暮欲問桃源宿賦也躋險躋崦嵫山之險也謝靈運詩躋險築幽居依茅茨言其靜也帶松菊言其幽也○公宿赤谷西崦人家而作言我升險道深不自安過險止郊已清雙目但見溪迴日暖逕轉田熟路無人行而鳥雀依屋以棲宅稀人跡而松菊遠籬以植日暮過此假宿正如誤入桃源何其安舒自得耶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耗一作刈 阿烏葛切

行官行田之官張望行官姓名耗去苗間草也向畢行田將完時也女奴小女使豎子小童子

東渚雨令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撝撝除草置岸傍
穀苗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
吳牛力容易並驅勇莫當豐苗亦已穊雲水照方塘
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
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足臧
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
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蕙茂騶騄近中堂
莊荀百工休蠶紓遲暮傷撝音骨穊音計攜一作挈
賦也東渚即東屯粳稻香稻用以作飯蒲澤中水
草可以為席稗似苗之草吳牛今之水牛生江淮
間並驅雙駕也言牛力不以為難也穊稠密也在
綱書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風土暖所以宜稻婢
謂阿稽僕謂阿段踰崇岡謂遣婢僕過高山而通
問也陵我倉謂堆積之多如丘陵之高藩安仁籍
田賦我倉如陵亂世忙謂非欲周施以要仁里之
譽蓋亂世不可不蓄積以救一時之忙也北風冬
風言歲向冬矣近中堂詩十月騶騄入我床下故
近中堂莊荀猶云侵尋百工休謂歲將改而百事
皆休也蠶紓屈抑也遲暮公自言年衰老也陸士

衡詩遲暮獨如何○公以治田當及時通問張望而作言東渚雨足而粳稻已香天何私心而蒲稗皆長人情見草非稻類恐其害禾致荒故撝撝用功薅草置之道傍蓋穀為民命之本雖客居亦豈可忘且一年之務在於春是以勤動不敢亂其常法吳牛並駕勇力莫當是以苗茂遍乎畝畞雲水照乎方塘禾易長畞無不延蔓用心專一助夫隄防督領固有其人然提攜則屬大綱荊揚地暖宜種禾稼而收成之望俟夫降霜但恐主者一致疎虞用心未甚盡善以故清晨而遣婢僕寄聲以趨高山且我收成之後必即發散以濟貧民不欲積貯獨盈我倉亦非要譽而強為此但感此亂離必蓄以備倉忙及夫北風吹蘆聽蟀入室歲聿云暮百工告休抑鬱滿懷當此衰暮而益悲傷云爾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大曆二年冬公未遷來屯時作是年秋公始自瀼西遷居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既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

芊芊烟翠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来關山雪中看
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
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大江北一云枕
大江鑿一作穀

賦也東屯西屯即瀼東瀼西百頃田百畝為頃平
若案如案卓面之平青稻新插之苗田畛曰畦謂
井田間陌也急水曰溜更僕言更代使人治田也
禮記乃留更僕方塘小池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
行流曰決溝水曰渠斷岸謂渠岸斷處鮑明遠賦
崒若斷岸各地著言公田私田各有著落之處一
定而不可移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
安土也無天旱謂水常浸灌不知有天旱也家臣
主守田野即指行官而言芊芊言苗之茂盛炯光
明貌翠羽喻苗之青秀剡剡言銳利也鏡裏雪中
皆言畦水明潔也秋菰即茭白黑米即茭白中之
黑點精鑿謂精細之米說文糲米二斛舂為九斗
曰鑿傳合也白粲白飯玉粒蘇秦所謂米貴如玉
紅鮮稻色旅食客遨而食作苦謂農夫耕作最勞
苦也史記韓信傳晨炊蓐食楊惲傳田家作苦魏
文帝云旅食南館遺穗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戒

滋蔓言不欲滋長延蔓以至於多也○公因行官張望補稻畦水以歸而作言東屯在于錦江之北大田百頃如案之平六月青苗千畦碧水插秧已完而引溜加滿且更僕以往方塘決渠以當斷岸公私之田各有地著浸灌水多何憂天旱主守自有家臣分明瞭見溪畔苗之茂也芊芊烟如翠羽水有源也剡剡始於銀漢畦中水净明如鏡雪秋旅黑水各炊白飯珍重如玉描揚若霞終然以添旅食作苦必期壯觀遺穗衆多均惠貧者不顧盈倉以利已私也

到村 排律附

詩云老去叅戎幕當是廣德二年秋作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叅戎幕歸来散馬蹄稻粱須就列藤草即相迷蓄積愁江漢頑疎惑町畦暫酬知已分還入故林棲

先去聲一作亦町音挺

賦也碧澗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叅戎幕嚴武薦公為劍南節度叅謀散馬蹄秉馬而回亦以自榮也稻粱為貪而仕仕者之禄也即相迷言離草堂而入使院然藤草荒園尚即相迷戀也蓄積猶言

鬱結思江漢欲南遊也頎躁讒言已之愚頎躁懶
也惑町畦思欲歸耕也町田區畔畦即畦畛也知
已謂嚴武故林棲欲歸故園以棲遲也鹿岑曰山
野性豈能拘祿仕旦夕即還故林單棲一枝斯心
足矣○公既為劍南參謀不久思歸草堂而作言
草堂之內碧澗多雨秋沙少泥蛟龍有時乳子而
過芰荷有時逐花而低自甘貧困無志功名不意
老參節鎮歸散馬蹄得祿而就官位榛草終是相
迷鬱結滿懷思遊江漢頎躁自放頎耕町畦然知
已推薦固當暫酬如鳥倦知還亦當歸故園以棲

七言古

居室類

柟木為風雨所拔嘆

柟木在成都草堂之前按史風雨在永泰
元年三月辛亥柟木當是此時所拔嚴武
乃於是年五月方卒此詩公自嘆柟木耳
非為武也舊註為比嘆息武者非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
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瀰石走流

雲氣榦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
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
過聽竽籟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胷臆我有
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故老一云古老

賦也草堂成都草堂也流雲氣莊子雲氣不待族
而雨漢文四年大風起東南江浪飜飛沙驚石走
林木多折今唐亦然童童獨也一青蓋蜀先主舍
東南有一木遥望之童童若車蓋聽竽籟籟三孔
簫又凡孔竅機括皆曰籟虎倒龍顛指栟樹言無
頹色梗栟杞梓天下良材今已挼折則草堂無顏
色矣○公因大風拔木而作言栟在草堂之前相
傳已二百年誅茅卜居皆為此樹葉茂多陰每於
五月若聞寒蟬聲鳴不意今遇狂風括地走石揚
波天威甚變古榦不能枝低而根斷泉源豈非天
意可惜此栟遠觀如一車蓋過客每避雪霜行人
竚聽竽籟一旦虎倒龍顛委身榛棘使我淚痕如
血點垂胷臆今賦新詩情不能已自此草堂亦頓
無光彩矣惜哉

寄柏學士林居

大曆元年夔州作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遐蠻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鷄舞盜賊縱横甚密邇形神寂寞井幸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暴入聲阿音倭

賦也自胡之胡指吐蕃安史等言亦奔波亂離之狀也學士逃散如水波之奔也幽棲典籍指柏學士言暴露無所遮蔽也漢書衣冠暴露山阿山限曲處予到此公自言到此相見也子如何言天下事有戎敗古人安之子亦如之何哉異風土風土記荆揚之間春寒而冬暖所以為異也巫峽之間雲雨頗多赤葉凡楓木經霜則葉赤百舌鳥名交春則能為百鳥之音五月則反舌無聲今云百舌鳴於赤葉楓林則非其時也天鷄鳥名桃都山大樹曰桃都有天鷄日出則鳴天下之鷄皆鳴各使公言已與柏學士也環堵周圍也五版曰堵環堵止方一丈至小之室禮記環堵之室○公避亂至夔州得聞柏學士隱居山林故寄以詩言自遭亂以来天下文學之士亦皆奔走歎惜柏君載書而

行無所依庇結廬山阿青山萬里寂然幽雅白雨
一過空垂女蘿逢亂避兵予故到此古人成敗子
謂之何況荆揚風土亦異巫峽雲雨頗多百舌鳴
于楓林天鷄舞于野岸光景如此但盜賊縱横林
居辛苦亦當幷心暫守而已何日復見太平各展
經綸之畧使天下蒼生返其故土仍遂安居可也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時秘書坐事縛居寺

李秘書有二其一李十五秘書其一李八
秘書此在夔州別李十五秘書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

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
冷冷妻兒待我且歸去他日杖藜来細聽 觀去聲
賦也失心疾言疾去如失也安為動主安靜也靜
為動之主神充實形容好也西方佛教所興之地
止觀經西方之教其法有大觀大覺其止觀經凡
十卷天台僧湛然嘗為止觀輔行傳弘訣老身指
秘書言且歸去公自言也来細聽聽講經也○公
在夔州別李秘書而作言不見秘書茫然如有所
失及一見之則心疾頓愈矣靜為動主理之必然
子居於寺靜以養心故其形神亦充實且在寺

聽經風來泠泠又何其習靜耶我今身為家累故
且暫歸他日策杖同来聽講爾

五言古

世族類

奉贈李八丈曉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騄驥人得有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
頃来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
區區猶歷試烟烟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
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為偶

所親問淹泊汎愛惜衰朽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北叟
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
高興激荊衡知音為回首長音伏取此苟切
賦而比也英特英雄特達也神堯唐高祖後謂八
丈乃高祖子孫也市則無珊瑚至寶非市中所有
之物人得有謂騄耳騏驥穆天子八駿中有之言
人不可得而有也標準也衡星斗劍埋於豐城而
氣衝於星斗之間言不可掩也清機謂清新之機
謀正獨守以方正自守也樹立也衆口猶云口碑
體貴安謂艱難之際治體貴于安舒自得也冗長

凡物之剩者為冗長故不足取也區區小貌烟烟大而光明貌蓋言小者必歷試而大者則持久也

實解顧匡衡曰匡說詩解人頤言使人笑不能止也紛應手莊子得之於心而應於手篋藏書之箱限奔走言雖有諫書之多而身則在外限於奔走宮闕前也詩予曰有奔走入幕晉郗超在桓溫幕下謝安在外望見超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秉鈞言為相而秉執天下之鈞衡詩秉國之鈞汎愛餘他文云廣筵散汎愛遂為朋友之呼矣南翁公自謂也以巳寓居荊南故謂之南翁北叟即塞翁也

淮南子北叟失馬事南翁以下皆公自命之辭窮轍鮒鮒即鯖魚名莊子周昨来有中道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来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秋枯水落石出所以為枯風颯凋殘楊柳亦凄其之景知音指李八丈洞庭長沙荊州衡州皆相連之地俱隸湖廣○公與李判官宿昔相知見之而喜奉贈此詩言八丈時稱英特宗枝寔出神堯正如珊瑚重寶市所必無騄驥良馬人或幸得必年標準不凡豪氣直冲星斗事業機深居官守

正適来樹立德政遠近揣揚人口雖遭亂離治體
女靜固無取乎冗長區區小事無不歷試烱烱大
綱堅持始終討論古典無不解願剖析庶務心必
應手諫書雖滿積乎篋笥奔走恨遠闊乎朝廷雖
為入幕之賓大材未足舒展必居銓衡之位群臣
未可比倫誠當今天下之嘉士也公又自言此身
流落親知問其淹泊朋友惜其老衰方且自幷鸞
旅以為南翁寵辱不驚以希北叟真如洞轍之魚
喪家之狗當此秋光凋謝之時故人幸相會面是
故發長歌以激荊衡重回首以酬知已云爾

別李義

李義與公為中表親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及舒國實維親爭昆
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王業之子白玉温
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
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
温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已談論淮湖奔
憶昔初見時小豎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竈
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
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嗚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

顧子少干謁蜀都尒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
少年早歸来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餐
猛虎卧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
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及一作洎洗音灑
賦也唐高祖二十二子道王元慶舒王元名皆先
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止言十八
于太宗有天下故有十七子封王也中外義宗姓
為中公異姓為外忝諸孫李義者道國裔孫而公
駙舒國後裔之外孫丈人長老之稱指言李義之
父嗣王業繼嗣前王之業之子指義也白玉温君
子比德於玉如玉温潤丈人論申言丈人乃道國
之後真能繼其德業者請從李義之父言之也領
宗卿宗正卿也猶我朝宗人令官正一品職專王
牒譜系之事以親王長者主領宗人府事肅穆欽
和貌古制敦謂古人敦厚宗族唐宗室世系表道
國之後為宗正卿者有二曰徵曰諫未詳義之父
為誰先朝指太宗朝橫乾坤謂丈人直氣充滿于
天地間也子建名植曹操子曹丕弟為文章能壯
盛河間獻王德漢景子能明經術獻禮樂建三靡
之教慮不喧謂肌骨清爽而思慮不雜擾也知已

指李義淮湖奔言論蜂起如淮湖大水奔注不可
涯涘也梁衡曰見王戎談論如淮湖傾小襦短衣
蓀葛蒲香草上曰短衣下曰袴謂刺繡香草於短
衣之上貴戚子弟之服久疾蒐謂久疾病之神蒐
三峽罌墂塘三峽離樽離別之樽酒淖嗹煩謂舉盃
怪我獨執之遲蓋以淖嗹煩故也岷江在夔州府
順流為沂自夔入蜀沂流也故曰西上
足戎軒言蜀都兵亂也將帥意公幾不能脫嚴武
之暴又為郭英乂所不容故有是言慎風水言世
苦風波舟行所當謹慎也數盤餐謂盛飲食於盤

言當時禮貌虛敬不足數也蛟螭句言所在皆害
人之物以譏當時也王子稱李義也困石根言不
得其地也吞聲謂聲出而復吞悲恨之詞○公與
李義為中表之親因其別去而作言神堯十八子
中王其門者十七道舒二國實為至親第兄中表
貴賤雖殊而我忝為諸孫之列惟舅丈人嗣續王
業之子真如白玉之溫道國能繼德業者舍丈人
何足與論丈人職位宗卿義敦古制立於太宗納
諫之朝直氣橫於天地能文如子建明經若河間
則丈人為人可知矣今其子李義氣溫克而學富

詩禮骨清爽而慮不喧雜洒然一遇即為相知坐
間談論奔如淮湖緬想初會之時短衣尚繡香草
今為長成忽見甚慰吾久疾之魂方當春冬之交
雲霧之暗正宜久為聚集何期當此離樽莫怪執
盃之遲寔我衰老之甚重問子將安往云欲西上
岷江今別去也贈子以言方當蜀兵交亂千謁勿
輕一失將帥之意恥辱遂加豈如親故之恩不恐
遠絶少年幸早歸來方今梅花已落春事方啟正
宜努力以慎風水君子不可虚拘今也世態縱横
兇殘熾焰有若猛虎張威蛟螭出沒王子顑自愛
惜保全此身老夫困于石根無所顧慮惟與吾弟
生離之苦自古皆然欲發聲悲啼又為爾吞之其
不忍之情為何如哉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秘書郎屬秘書監掌讎校典籍為文士良
選位正九品校書名舟字公度隴西人父
岑嘗為水部郎官舟有文學高才俊辯為
虔州刺史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
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
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

入立言如此其人可知公故稱道之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光異是龍脊
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筆不必須白皆
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
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
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邑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
倚門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
鵲鵲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
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
顧我蓬室姿謬通金閨籍小来習性懶晚歲慵轉劇

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
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題身視緑野慘澹如荒澤
老鷹春恐饑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
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兒一作種揮一作
嬋也衣之衣去聲

比而賦又比也代北太原府代州豪鷹大鷹渥洼
水在陝西行都司漢武帝得天馬之所龍脊汗血
馬爾雅騮馬黃脊白皆潔白貌左傳有君子白皆
鬚精氣為魄動魄謂起敬也二男兒謂已之子宗
文宗武養無益愧不能如校書也萬姓始安宅肅

宗乾元元年安慶緒將元皓且降詔免陷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詩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衣綵衣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五色綵衣卧地為小兒啼倚門齊王孫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故歌衣襟歙肅之意張良傳使楚歙祖來朝就行役言民樂于趨事赴工也詩嗟予子行役白華逸詩言孝子之潔白也楚山碧校書陝西人今由楚而歸故曰楚山碧景差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言咸陽陝之西安府冠蓋謂衣冠傘蓋上大夫等官雲積如雲之堆積言多也太夫人漢文帝紀列侯妻稱夫人列侯子復為列侯毋稱太夫人堂上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在堂草明光漢武帝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凡掌制誥必有草故謂之起草舟父岑嘗為水部郎中後為眉州刺史正前席虛前席以待禮貌之也漢文帝前席賈生爛漫淋漓貌蓋淋漓則散漫之意今舟欲歸之速非散漫也轉劇尤甚也悔吝作易繫辭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註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能夕惕易夕惕若

厲无咎註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不能喫情不忍別故酒不能飲也李陵書對酒不能酬緑野隱居之地荒澤水鍾聚曰澤荒草之澤凄其之所也老鴈公自喻飛燕喻校書絢練疾速也褒斜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長四百餘里張良說高祖燒絶棧道即此地在今陜之漢中府漢水出嶓冢山東流為漢有大石在水中故曰饒巨石軒車遲古詩軒車来何遲○公送李校書北歸省母而作首以豪鷹駑驥為比以見舟之父子皆賢賦才清峻甲于朋儕世間妙年何須白皙十五而能文章十八而能應客十九而就清衙二十而揚名譽使我一見于群衆之中精神遂為之驚動自顧雖生二子恐不克步後塵是以不勝其嗟嘆也適當乾元之春萬姓安居之日舟衣綵衣告歸省母欲慰倚門之親敬就云歸之役南登而吟白華回首而見山碧蔼蔼故鄉之都冠盖想日雲積何時見太夫人高堂聚會親戚況汝翁素位清階天子敬置前席今汝歸期豈肯遲遲故我別意頓生感激自愧蓬室之姿謏通金閨之籍小習性懶晚歲尤加每愁悔

吝日生慙覺天地尚窄深用愧悔已不可當羨君
齒髮皆新行已猶能夕惕敬仰之私與日皆積是
以臨岐更覺多情對酒而不能喫方且回視草堂
悠滔漫若荒澤身如老鴈而春恐饑哀號待哺枯
麥君今得時行道正如高飛春燕羽翮疾速往来
自如故今由褒斜而濕長雲經漢水而歷巨石君
去省親頓復来會毋令軒車徐徐使予疾老之人
徒興悲於宿昔可也蓋公與舟有宿昔之懽況老
而輕別儻此去来遲則無以慰衰疾之望寧不動
宿昔之悲也哉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以下排律附

曆宗長子名憲以讓天位與玄宗故謚曰
讓皇帝讓皇子名璡封汝陽位特進在三
公下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
異者賜位特進此指璡而言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
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眷朝退若無憑
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闕塵不雜中使日相乘
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
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草罷鳳騫騰

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
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
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鴈宿張燈
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氷
酓飲唯三逕巖栖異一塍謬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漏
醴一作醁勝音成蠡即螺字漏音成有一作下
鴻寶寧全秘丹梯庶可凌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賦也表儀表天人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所知
勲謂天人升成也千里駿良馬日行千里師古曰
其所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九霄鵬莊子鵬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求毫髮
言王於禮無有違背必求一毫一髮之皆盡也忘
去聲與平聲同用言其竭忠至忘寢興也常有眷
愛其心也若無憑不挾貴也仙醴一宿而成甘酒
也浮蟻即醴酒曹子建浮蟻罍沸或賜鷹隋文帝
賜楊素白花角鷹清關門無雜客故常靜關會稽
典録丁寬門無雜賓中使内臣吳志朱然傳中使
日食之物相望於道親棣蕚玄宗於興慶宮西南
置樓四面題曰花蕚相輝之樓諸王遊践之所中
使相望讓皇帝薨奠于橋陵號為惠陵璡上表懇

辭此詩雖述玄宗眷待其父之事然璡帝亦愛之
問山陵未嘗以山陵之親自恃也醇儒哲匠美王
學業辭華之盡善鸞聲鳳翥美王書翰之盡美賈
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殷仲文詩哲匠感蕭辰
精理言王雖談笑皆精於理也忘形言王之交朋
友不挾貴以驕人也繾綣反覆固結之意詩以謹
繾綣一諾辨士曹丘生謂季布曰楚諺得黃金百
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于梁楚間
哉對李膺杜少陵對汝陽王讓辭也力難勝公自
言雖蒙招要之恩而禮意崇重非力所能勝也披

霧衛瓘見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
天金井水荊州記益陽有金井數百玉壺氷古詩
烟煙清氷出萬壑置之迎風寒露之玉壺鮑明遠
詩清如玉壺氷巖栖許由山巖中棲止一勝稻畦
一岸勝也蠡測海蠡蚌屬謂今厚宴會酒量非公
敵也東方朔論以蠡測海酒如漏左傳有酒如漏
漏齊國水名此言又挹受如漏之酒蓋不能當此
厚賜也寧全秘漢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
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不漏泄也丹梯山上升
仙之路保寧府南龍山上有丹梯書院可凌歷而

升門有客漢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向左吳田由雷被晉昌時大山小山八人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鴻烈解孫登晉隱士好讀易撫一弦琴嵇康從之游問皆不言三年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昔慚柳下令愧孫登○公見汝陽王德學兼隆謙恭下士故贈以詩言特進官居群公之表矧王又稟天人之才正如千里良駿九霄大鵬服禮而不遺毫髮推忠

而至忘寢興常為天子眷顧朝回心若無憑殊恩特為設醴至愛或賜佳膺閒居門無雜客中使日相乘晚歲嬉遊頗簡平居孝義並稱自多華夢之寵不肯恃藉山陵學問富於醇儒辭華誇於搢匠書翰兼能談笑循理又能忘勢下交情孚朋友寸腸篤乎繾綣重諾而無驕矜公又自言於王忝歸曹植幸對李膺招要之恩荷蒙屢至崇重之惠薄芳難勝今得一見吾王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正值高秋之候樽罍臨夫極浦鳧鴈宿於張燈花月之歡方盛鸞蒸之暑絶無蒙王夜宴如此于馬硯

寒金井之水舊動王壺之氷公言身為簿領之士
三遥窮居巖穴近于咫尺無可栖遲況量如以蠡
測海何堪挹酒如漉方當濫蒙寵愛之日已知我
王丹書不秘丹梯可升又賢如淮王德脩名建夫
何愧于當時之高士耶

奉漢中王手札

漢中王名瑀以事貶蓬州刺史路梗不得
歸京今將出峽作詩報公而公答此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荆門
峽險通舟過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
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絶壁風竹在華軒
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旁紫微垣
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
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喪音迷咫尺鬼物傍黄昏
犬馬誠為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樽
賦而比也乾坤大言其國之大叔父尊言其分之
尊剖符漢有虎竹符剖而合之以發兵皆二千石
事今分封亦古二千石等也荆門江陵二江合渝
水所流處峽三峽江即二江上客王維詩烹葵邀
上客尊稱也見戰國策名園漢中王園緘書漢中

王報書饌玉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服玉饌
天雲上天雲也風竹也駭浪猶奔流朱邸
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言邸有朱戶以
冬為入期故言雪枚乘梁孝王客文章敏疾在諸
文士間年最高俱崖口時王在歸州公在夔州歸
州白狗峽之崖口夔州噴霧崖之崖口故曰俱也
石根潛隱之地夷音楚俗語多夷音咫尺至近也
鬼物蕪城賦木魅山鬼昏見晨趨誠為戀曹子建
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公又言王有戀君之心也
不足論張綱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奉清樽言歸

必待宴於君也○漢中王因路梗不得還京作詩
報公故公復此詩言國家固大一統而王寔為叔
父之尊始焉剖符以刺蜀地今也持蓋以取荊門
峽雖艱險可通行舟江本延袤可容奔海彼處主
人必猶吾王之上客避暑必相宴樂于名園不辭
道遠前後錫以絨書盛情眷注分明賜以珍饌園
中佳景雲浮絕壁風在華軒已覺良宵雖永無復
駭浪翻奔定看入朝有日將旁紫微文章禮樂相
近親賢柰何干戈載道未得歸京正如宋玉悲秋
武陵失路是以吾王之與遠臣俱淹崖口各卧石

根喪音眡耳鬼物見形岑寂如此然而戀主之情
知王必有除暴之才知王必展指日云歸草疏既
罷必常侍宴如宿昔矣何必以路梗為戚戚哉

贈虞十五司馬

虞十五虞世南之玄孫司馬官名在浣花
溪時作

遠師虞秘監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
凄凉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
佇鳴南嶽鳳欲化北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
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

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

上是掌切

賦也虞秘監隋有虞世基虞世南並著芳名煬帝
大業中世南授秘書郎為唐太宗所最稱述者與
十八學士之選丹青畫工傳神所施顏色言司馬
儀容甚類其上祖也家聲狄薦謨遷御史中丞帝
曰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凄凉言少也以見欲得其
書翰為甚難也辭源謂文辭之源派江摠辭源浩
蕩學海淵深金天秋也秋氣屬金王露繁仲
舒有玉杯繁露南嶽鳳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嶽北

溟鯤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交態翟公題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不異門儒家者流同門異戶客位賓客之坐位月上軒別賦月上軒而飛光嗟已半指言五十歲也終相與南史沈約見王均文咨嗟而嘆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當悉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杜公言此亦欲以書籍與虞望其傳已之道也○公喜虞司馬能繩祖武故贈以詩言虞秘監予素師法今見其玄孫而形像家聲筆勢辭源爽氣清谿儼乎不墜其先緒故以鳳鳴鯤化為比以望其大成又且慨夫浮俗世態之輕而儒者之流自別是以過逢而連客位日夕共倒清樽當乎風吹落葉月上空軒之景我雖衰老不敢厭塵俗喧闐直欲如蔡邕之於王粲盡付平生所讀之書冀行吾道柰何故園遠隔青山不得遽從吾志云耳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悰知字韻

按唐宰相表豆盧本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為氏居昌黎棘城又唐百官志主客司設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見之事屬禮部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為
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
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
比而賦也歐冶子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採五
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劍噴玉黃帝澤謠黃
之澤其馬噴玉皇人壽穀大宛兒大宛國有高山
出汗血名馬今言此者以比人之出群也賈復嘗
顧兒謂爭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日千里符彩博
玄乘輿馬賦符彩橫發言符光雜穆也高無敵言
位尊也夢蘭左傳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
使與已蘭既而文公見之亦與之蘭而御之遂生
穆公名之曰蘭折桂晉郤詵學博多才武帝問曰
卿才何如對曰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爛熳言精
熟也刷羽儀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註羽儀
旌旌纛之飾也謝庭晉史謝安戒約諸弟子曰子
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諸芝蘭
玉樹欲其生於庭階耳潘省潘安仁云寓直于散
騎之省今公乃工部員外郎李乃主客員外郎盧
必是省郎故相會於斯也將雛曲樂府有鳳將雛
曲○公同豆盧峯處李員外之子故貽此詩首以

寶劍良馬為比以見員外之子能賢又言其符彩無與為敵而聰明無所不通憂蘭已占他日之應折桂定為少年之期精於經術刷夫羽儀謝庭之瞻不遠潘省之會必然又且和其鳳將雛曲歸老林泉甘為鹿皮仙翁云耳

七言古

世族類

哀王孫

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彥輔曰韓信釣于城下漂母哀之飯信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駝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

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来索駝滿轡都
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
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勞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
人但哀哉王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長音仗 勞音梨）
賊也頭白烏或謂頭字當作頸蓋烏無頭白者唐
太祖初得天下夜有飛鵲數百皆集延秋西門呼
鳴夜分方散延秋門即長安城門玄宗御勤政樓
下制云欲親征皆莫之信移仗北内命陳元禮整
比六軍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王皇孫及親近
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王皇孫在外者皆委之而
去是日百官入朝至宮門猶聞漏聲二衛立仗儼
然門既開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王公士民四出
逃竄達官通大小而言達官怕走避胡白烏之號
不祥天寶十五載祿山陷潼關明皇幸蜀從延秋
門出烏飛號於門上暗言乘輿之出也乘輿既出
矣公卿寧不逃避耶金鞭所以策馬九馬漢文帝
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二赤電三絶群四
逸驃五紫燕六緑耳七驄龍八紫騮九絶塵寶玦
佩如環而缺逐臣待命於境賜玦則絶蓋取訣別
之義珊瑚生海中最深處以鐵網取之初得肌理

軟膩見風則堅變紅色者為貴青色想是新嫩者

道姓名王子畏懼不敢實道其姓名也乞為奴齊

建王子真被誅入床下叩頭乞為奴贖死隆高也

準臭也龍種隋文帝子勇勇子儼雲昭訓所生昭

訓乃雲定興女文帝喜曰皇太孫何謂生不得其

地定興奏曰大王龍種所以因雲而生謂唐朝子

孫逃在外者自與常人不同也豺狼在邑以比禄

山反在城邑龍在野以比玄宗肅宗反在外千金

軀言貴重也沈約詩坐喪千金軀謂安史據兩京

王孫在長安者皆未遇害天寶十五載七月甲子

肅宗即位於靈武丁卯安禄山使孫李猌霍國長

公主及王妃駙馬等已已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

十餘人長語剩語交衢謂路相交錯要衝之所公

與之問答不敢私言但共立少頃恐為姦人窺伺

故也東來謂賊自東都進也橐駝言能負囊橐而

馱物者禄山陷南京以馳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

陽不知紀極韉都謂長安健兒謂朔方之士卒好

身手謂好身手之人今何愚哥舒翰領朔方兵守

潼關禦吐蕃稱精兵而今為賊所敗故云愚太子

謂肅宗即位於靈武南單于即回紇霍光曰聖德

北服單于南化蠻貊花門回紇地名回紇以花門
自號時回紇助順勞謂披其面皮以示誠悃也後
漢耿秉率匈奴聞之舉國號泣或至勞面流血勞
割也徂竊聽也公欲王孫慎密其事恐為諜者所
得也慎勿踈戒王孫勿致踈虞也五陵謂唐獻陵
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有謂漢五陵者非無時無玄
宗幸蜀諸王流離不見收録安知五陵佳氣不相
蔭蔽者乎○公因録山之亂見王孫流離故哀以
詩言烏飛城門啄大屋達官避逃鞭折馬死骨肉
不待同行腰下空懸寶物當此之時王孫泣于路

喁問之不言名姓但言顛沛流離顧為人家役使
百日竄于荆棘身上更無完膚已知高帝子孫盡
皆隆準龍種相傳與人不同柰時逢坎坷強賊在
內二帝蒙塵王孫善保千金之軀不敢不自珍重
遇於交衢更無長語重憐王孫佇立斯須回想東
風昨吹血腥辇駝西運寶物可惜朔方精兵今何
怯弱如此竊聞太子已即大位聖德遠服南人回
紇自相勞面期于雪恥凡我王孫慎勿輕易出言
恐為姦細竊聽哀哉王孫慎勿踈虞必自保惜以
俟天命返還且五陵佳氣常存豈無中興之日哉

寄狄明府

太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狄明府時在下僚蓋公過稱之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絶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公說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正在末年濁河中不污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

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旆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饑下嶮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汙人衣眼易眯（前一作滿）（眯音米）

賦而比也梁公狄仁傑姨弟母之妍妹之子曰姨弟不見十年謂避亂相別自天寶戊戌至大曆丁未為十年濟濟整飭貌大賢指梁公陵遲零落貌同一體謂大賢之後多零落者古今皆然也底言官居下僚秉周禮左傳魯秉周禮引此以言明府

能秉梁公之法度也白眉馬良兄弟四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因以是為稱魯公即梁公太后武后濟水出兗州其水頗清比梁公獨立於朝不移於衆邪之口也獨廷諍武后當朝華唐為周欲以武王思為儲嗣以問宰相皆莫敢對梁公獨曰每觀天下未厭唐德且子母與姑姪孰親若立三思廟不祔姑后大感悟即日迎中宗復唐社稷房陵即中宗所在昭洗謂洗去汚穢而復光明也不世才楊循曰時危始見不世之才如孔文舉輩是也引此亦指梁公

并如蘩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裂土食即樂毅書裂地而封之也戟有衣曰棨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列棨戟岷山在成都府漢水出陝之秦州詆訶訐也言明府心懷不平而多詆毀王侯也漢息夫躬歷詆公卿大臣泥泥露濡濃貌詩零露泥泥泚清水也黃汙人衣用黃塵汙人說者是眼易睞莊子夫播糠睞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公在夔州而明府在岷漢間懷念姨弟故寄以詩言狄明府乃梁公曾孫寔為我之姨弟相別十年而尚居官濟濟梁公之後何爾陵遲此亦理

勢自然故古今同為一體比看上我一等伯叔有
四十人有才無命咸居百官之底同我一等兄弟
百人曾有幾人能秉周禮在汝著名文章而長兄
才尤天啓汝本世家且以梁公說起方當武后臨
朝時方擾擾而梁公獨多巧計執正乃在后之末
年清濁不相淆雜方后欲傳諸武而公獨能中立
而不倚天詔即至房陵長老至于垂泣遂使唐祚
復興汚穢盡洗時危始識不世之才誰知荼苦反
甘如薺有此元勳汝曹正宜裂土受封祿食百世
門施旌棨享報無窮胡乃職居下僚飄泊岷漢自
恃勳臣子孫故於王侯歷試以此不合於人況當
山高水遠之地風凄露冷之時正如虎鬬宜下於
山蛟橫宜出於水務須早歸毋為葸佞排擯可也

五言古

宗族類

得舍弟消息

其弟在河南而公方西去在華州作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骨肉思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興而比也紫荊樹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相忿

欲分出門見三荊同枝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
況我而殊哉又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
夜庭前三荊便枯兄弟感歎遂不分樹復榮茂淚
成河河天河也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
如何曰臭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
淚如傾河注海○此詩首以紫荊起興言紫荊色
衰與春暮相同復以花落風回為比以見兄弟之
散者難以再合然骨肉之恩得書珍重自不容言
但今漂泊東西難得會遇深有契濶之悲是以淚
如懸河經天東注而入于海耳

示從孫濟

濟字應物仕終給事中京兆尹所居在長
安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嘑詈旦復尋諸
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滌器并水渾
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懶墮久覺兒行步奔
所来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賦而比也權門權貴之門嘑聚也詈重複也詩嘑

沓背憎註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謂
小人附和權貴而好言相從背後則遂相譏議也
尋諸孫謂同姓至親自有真率也諸孫指濟等而
言如荒村言其貧也堂後正寢曰堂房半以北為
北堂半以南為南堂自生萱萱草令人忘憂不蕃
不茂盛也刈葵鮑明遠詩腰鐮刈葵藿古詩採葵
莫傷根傷根葵不生族之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
有根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根勿傷之而已族
有宗勿疎之而已阿翁公自謂兒指濟也行步奔
言其強健年尚少也亦寓責其不来相顧之意盤
盛飯器飧水洗飯也左傳僖負羈於晉公子重耳
乃饋盤飧寘璧焉張昭見顧陸曰吾也来為道義
非因盤飧利口實也易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漢
官儀口實膳羞之事難具陳謂薄俗好利炎凉逐
勢難可與論歲寒外嫌猜公與濟同姓之親本自
天造不可受外人嫌疑而生猜忌也鮑明遠詩明
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古所敦謂同姓之親自古
所當敦睦者○公見風俗衰薄雖同姓不能無疑
故因從孫濟可與之言而示此詩言平明出門不
知所往蓋以權門多噂沓背憎之人勢利之交良

可鄙薄故予復尋諸孫且諸孫貧難無事室如荒
村堂前生竹堂後生萱已經秋而死竹亦經霜
而凋荒落如此誠可憐已又戒其淘米少水少水
則於人無忤刈葵謹守謹守則於已有益自嘆阿
翁懶惰兒輩康強我之此來相尋為脩脆詛不為
盤餐豈如小人止求口實獨憐薄俗不可備陳汝
今身為諍臣理應敦本勿受外嫌生忌正宜敦厚
同宗可也

遠懷舍弟頴觀等 下排律附

大曆三年正月旦日作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
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
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
賦也陽翟縣唐屬開封許州今鈞州時公弟觀在焉前有汝
馬荊南今荊州府江陵縣時公弟觀在焉前有汝
迎妻子達荊州之作不安居岑襄晉未干戈王室
多難雖有高堂峻宇不得安居昨夜除即除夕之
時錯莫謂錯雜寂寞也蕭疎亦聊落意渠猶言伊
也梁陳俗語如此庾信詩無事教渠莫相失○此
詩言公於兩弟一在陽翟而未得見一接江陵之

書亦未相見盖多難不得安居而積年遠別不能
不懷思之耳又曠天時地理人事之不齊是以對
酒疑夢吟詩憶渠因念向時元日之會為鄉黨所
珍羨重嘆今日之不如也悲哉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
峽

當陽縣屬湖廣荆州府三峽巫峽西陵峽
歸鄉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畧無斷處
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其峯並出青雲
西陵峽今名黃牛塘歸鄉今名南鄉三峽俱
在巫山縣時公在夔州故謂在正月中旬
定出三峽往觀之所在也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頻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
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春近岳陽湖
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飛鳴還接翅行序密銜蘆
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

賦而興又比也荆府即湖廣荆州府禁火自冬至
一百五日為寒食清明前三日是也春屬東方心
星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三日是謂之寒食朱必
為介子推設也夔子峽在魚復縣今夔州是巳岳

陽湖即洞庭湖排南喜謂滿船家春皆望南方而
生喜也散北吁四川在湖廣之北公又客於夔故
嘻吁之嘆自此而散也接翅詩題彼脊令載飛載
鳴蓋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義接翅而飛
若兄弟之行列也行序列傳兄弟之齒鴈行密銜
蘆淮南子曰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
避矰繳江山好無情之物故不為薄俗改也馮唐
趙人為郎中事漢文帝帝輦過問唐唐時年已老
極言以救魏尚帝悅拜唐為車騎都尉武帝舉唐
賢良時唐年九十餘故云晚達也覬希幸也○公

得弟書喜而賦此言自汝已到荆州數書遠来迎
我適值元旦之時相期寒食必然面會舟楫因北
而行身老必用杖倚盤旋夔子之峽春近岳陽之
湖舟發之日望南而喜久客之懷在北而散應知
到日深情如脊令之接翅鴻鴈之銜蘆即今風俗
雖薄天倫自存若江山之不改草木之復蘇骨肉
相逢情何可道又頓如馮唐老而得君終期吾身
復在皇都可也

遣興

至德元載陷賊中作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人知客姓誦得老夫詩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
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仰去聲雖一作照日一作通

賦也驥子公次子宗武小字學語時想是前歲知客姓問知客人之姓遂不忘也誦父詩性慧故也老夫公自謂仰恃賴也鹿門東漢龐德公隱處鴈足繫用漢昭帝遣使求蘇武事公陷賊中遠念宗武聰慧而作言驥子誠為好兒前年學語之時遂能問人知姓且能誦老夫詩其幼冲敏慧誠可愛已惜其年小遭亂家貧恃母恨已早年尚叨祿仕以致於斯既不能如龐公攜家而隱又不得如蘇武絕塞而歸今方天地之間軍麾滿目山河之內戰角聲悲萬一得還故鄉父子無失雖相見遲遲亦豈敢怨辭哉

得家書

至德二載在鳳翔行在作公時家尚寄居鄜州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
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踈

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
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賦也去以鄜州言來以鳳翔言遊客寄昔公遭亂
往遊於鄜為客寄之人也附家書時在鳳翔得鄜
所寄家書他鄉指鄜州言且舊居言鄜喬寓若長
安也熊兒公長子宗文無恙恙噬蟲也古者人多
野宿為恙所嚙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驥子
公次子宗武也年少而慧故尤愛之臨老公自謂
羈孤極謂流離孤苦至極甚也傷時悲傷亂離之
時舊交會合之稀也二毛頭半白黑也帳殿天子
行在以帳為殿黃巢之屯八角帳幄皆象宮殿一
命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時公自賊所逃歸行在所
授左拾遺鸞輿天子車輿西都賦乘鸞輿設法駕
北闕帝闕指長安言妖氛滿謂安慶緒方熾長安
未復也白露謂肅殺之氣方長新鴈過喜得家
書也欲生魚喜返故鄉遂生理也眷反顧之意終
荷鋤陶潛詩帶月荷鋤歸公欲棄職歸老也○公
在鳳翔喜得見家書而作言我昔逃難客寓鄜州
今來鳳翔得此家信始知消息矣真雖云客寓且
若舊居大兒幸已無恙幼兒為吾最憐自嘆身老

而逢鸞狐之極傷時而悲會合之踈頭已二毛幸趨行在官霑一命侍奉鸞輿回首皇都可惜妖氛尚滿故令西郊白露初生幸而喜鴈傳書得知家信若魚生活得反舊居遂欲空山歸農荷鋤種植以了餘年也

宗武生日

寶應元年秋在梓州時作是時公家在成都府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

凋瘵筵初秩歌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消滴就徐傾賦也小子指宗武言王肅思男謂弟曰何時得見小子老夫公自謂伴名言宗武年雖少而名已與公相伯仲矣世上情公以詩擅名而世間愛之多也文選梁昭明太子集古人文辭詩賦為文選李善嘗受文選於曹憲後集註文選十六卷熟精戒宗武自勉也綵衣輕即老萊子戲綵事公意但願宗武精通文選之理不必舞綵以娛已也凋瘵謂凋零瘵病也筵初秩詩寘之初筵謂當是時風俗頹敗而我今日之筵初尚肅敬歌斜之人皆不必

入坐也流霞抱朴子云頃曼卿升天遊紫府仙人飲以流霞一盃消滴即流霞也○公在梓州家在成都偶逢宗武生日而作言小子何時得見因思其今日降生即今都邑之語名伴老夫蓋以詩是吾家之業重賴世人交珍但願幼兒精通文選之理勿以斑衣戲舞為娛且我初筵已加整肅而歌斜之坐不可復成但願吾兒杯飲流霞徐傾消滴以此入仙可也

又示宗武

廣德二年作想宗武年十四歲矣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賦也律詩律解滿床喜宗武少好學也嵇紹新解覓句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少小漸解滿床攤書時問難字可喜青玉案案卓以青玉飾之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紫羅囊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之假日謂休假之假非假借也共我長謂宗武長成也嵇康顧子紹曰阿紹明

年共我長吾甚喜爾成人憂文章亦言其好學也

○公喜幼子聰慧又示以詩言汝覓句新知詩律擬書亦解滿床但頼以投桃報李為心不頼以華彩自耀為務休假之日隨時謹飭明年將已成人便當飽探經術今似已愛文章男兒十五即當念念在學求入三千弟子之行更能以會參游夏為期即可以升孔子之堂吾兒尚勉之哉

七言古

宗族類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記馬業學尸鄉多養鷄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長攜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賦也北人呼水池為湫不記馬世說王子猷為桓冲騎曹叅軍桓問曰卿何署曰不知何署時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管幾何曰何由知數又問馬死多少對曰未知生馬知死引此以見崇簡之樸也多養鷄祝鷄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鷄千餘群鷄皆有名字盡室去龐德公携妻子盡室入鹿

門山而隱他人迷即漁人誤入桃源事青雲梯仙
子以雲而升故謂之雲梯○公在夔州因從孫崇
簡不尚仕進而幷隱淪故寄此詩言白帝城西吾
姪隱居賦性質樸有類不記馬之人業如祝翁無
心進取幷效龐公之入深谷漁人之迷桃源吾與
汝隣居未久相失每以藥裹盃酒相攜但牧叟樵
童為人無賴分付莫斬斷雲梯以圖他日之飛昇
可也

五言古

姻戚類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稱唐杜族弟

巫山宴別之後唐寄書於公故公簡此是
時尚未出峽大曆三年公繞下峽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賢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
在今最磊落巧僞莫敢親介立寔吾弟濟時肯殺身
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污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湖濱
鸞鳳有鐵翮先儒曾抱麟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
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
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隣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
歸朝竭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

我能汎中流搪突鬻獗嗔長年已省柁慰此貞良臣

賦也陶唐氏范宣子士匄之族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然則唐與杜蓋同族也盛族指唐言代有為聖賢者源津猶云津要言唐代有居顯官者最磊落言唐尤出群也莫敢親言唐至誠純雅而巧僞之徒自不敢親近也諱受玷無汚真美唐之玉雖白而無玷行雖高而不汚也五溪濱武陵五溪皆蠻夷子孫所居在湖廣辰州府鏃殘也翮勁羽也頡延年詩鸞翮有時鏃先儒孔子也左傳魯西狩獲麟孔子亦抱麟而泣

霆疾雷也霹靂震物之氣觸物而成形如青石然生筋骨絡曰筋言竹木多筋松大故筋又生也孰自珍戒唐孰若自珍重也楚宮岸川廣皆楚地清江屬施州今湖廣舒州衛唐開元時為清江郡巫峽隣施州在夔州南三百里與夔州巫峽相隣近首途江至辰州而止必然登陸故曰首途杜所申言施與夔相近信必常通故於首途不勞筆札叮寧也病肺公有消渴症故云弱喘不安也思重陳又得將情思再告也洪濤谷轉言昔者會于巫山盤桓之久也郭璞江賦盤過谷轉鬻獗嗔以比為

小人所怒也長年柁工也柁所以正船者省視乎
柁則將行矣慰良臣託寄此詩以慰貞良之臣也
○公得唐使君之書而先簡此以往慰之也言予
與君皆出陶唐之後而君族大世多其人聖賢每
冠乎史籍枝派常掌乎要津君在當朝尤為磊落
巧僞便佞不敢相親介立剛立殺身成仁潔白不
容受玷行高不肯受汚是以不為奸佞所容得罪
永泰之末且鸞翮尚有時而殘聖人猶有時而泣
譬若雷震長松生意固應不斷君今一失又何足
傷但願重珍惜已為國圖存向也泊舟楚岸戀主
猶深除名雖配清江幸與巫峽相近登陸已為首
途相逢諒亦不遠故不枉勞筆札然予縱得歸朝
實為肺病所苦不得為君暴白止將舊思再陳聊
申族誼緬思在昔會于巫山春風濤壯谷轉彌旬
予亦汎中流而相與不顧鼉獺之嗔今因長年視
柁敬先寄此慰我貞良云爾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

水深至心曰砅即讀曰厲大曆四年春在
岳州作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
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
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鬻市克盂酒
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
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
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顧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
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
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
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
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嘷嘷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

爭奪至徒步堪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
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
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
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
北驅漢陽傳南泥上瀧舸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
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腊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冊砂跋涉覺身勞
安能陌糞土有志乘鯨鼇或驂音龍番禺音婆愚鸞騰天聊作鶴鳴皐

賦也曾老姑王珪母也王珪徵時最貧母嘗云子

必貴但未見與汝交友者珪一日與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毋曰二客公輔才汝貴無疑大業隋煬帝年號長者泛指名士餬口珪以羊荒嘗寄食於人也箕帚掃除之器雖無供給而有恭敬也羞頗珍剪髮以易之也晉陶潛母嘗剪髮具酒食延賓客上云下云猶曰先言後言也窺數公杜氏私視也少年即太宗在潁曰鬚亂髯長髯十八九以年言也風雲合龍虎吼謂雲從龍風從虎以見君臣會合也辭醜謂出群也秦王即太宗真氣真天子氣也馬援曰乃知帝王自有真台斗三台

星名以象三公斗亦星名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本元也故以三公比之肩輿小轎也六宮天子居前一宮皇后居後一宮三夫人居次一宮九嬪居又次一宮二十七世婦居又次一宮八十一御妻居又次一宮師柔順化妃后謂特旨命杜夫人以柔順教六宮以法則化妃后也漢班婕妤著內訓訓六宮作女箴婦誡化及妃后均叔嫂太宗以嫂稱杜夫人也鳳毛爾曹皆指王評事言五色鳳之毛五色備也胡作逆謂安祿山馮翊今陝西同州同遁逃謂同避難也堪謂賊所視人如

土堀棄置蓬蒿也紫遊韁謂馬韁繩使我高謂策
馬行疾故身高也銘佩謂懷念讓馬韉恩故銘刻
佩服於心也水花蓮花春草青袍色相映也此指
王評事使南海而衣青袍也廷評漢宣帝於廷尉
置左右評員四人今之大理寺評事節制唐天寶
中緣邊衝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節
制之名本此近要津謂使王評事來任理刑之職
得以近于權要之官也收英髦謂李勉為廣南節
度使方收録賢才也漢陽府令隸湖廣傳驛傳也
急湍曰瀧肯墜地言評事能自振立不令家聲委
墜也利器虞翻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蕃
禺縣屬廣州府親賢領謂廣州重鎮必親且賢者
領其事也親賢指李勉言出宋盧廣州節度使清
白者四人裴廸先李朝隱宋璟盧奐言李勉又出
其上也貝海中介蟲亦貴物也南海與諸蕃通商
所集皆珍奇也脂膏昔漢孔奮清潔身處膏脂之
地而未嘗自潤引此以美李勉不以貨利自汙也
洞主謂溪洞蠻其長謂之洞主接武曲禮堂上接
武武足跡也言洞主相繼來降伏也海胡海中胡
人舶大船艘船之總名我公自我也鯨大魚鼉海

中大鸞鸞騰天李白別賦鴛鴦鶴上漢驂鸞騰天此
四句皆英雄自奮之志鶴鳴皐詩鶴鳴於九皐聲
聞於天註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
深遠也言鶴聲高亮居雖深遠而外聞也○公喜
王評事赴官南海懷其舊恩而作言我之曾老姑
寔為爾之高祖毋爾祖未顯之初歸為爾祖之母
方在隋末之時與房杜相為交友長者雖來在門
而爾祖適遇年荒寄外餬口比值家貧無可供給
惟灑掃以申誠敬或截髮待賓又恨不能長繼悲
不自勝先是天下亂離正宜交結英俊庶可以保

此身乃見數客同來竊窺咸抱經綸之器次問少
年是誠真主雲龍風虎幸一相逢子等大名必由
此人之手老姑識見果出尋常及夫貞觀之初爾
祖得登台斗之位老姑亦蒙肩輿召入上殿稱壽
又命以柔順師模六宮以法則化及妃后至尊均
以叔嫂之禮盛事傳于無窮鳳雛宜無凡毛爾輩
真備五彩柰何羯胡作逆天下沸騰吾客同州與
爾俱出避難劫掠至于徒步視人輕如土堁我心
如火無計逃生幸爾十里遠來相呼自讓良馬自
策使奔以致苟活到今寸心敢不銘佩後又亂離

聚散宿恨滔滔水花笑我白首春草映爾青袍爾
評南海得近要津且此方節制正收英髦見爾北
乘漢陽之傳南泛上瀧之舶家聲再振利器方伸
番禺本是親賢所領而籌運果是神功獨操大夫
清介出乎廬宋之上寶貝雖貴豕足以動其心但
見洞主接跡而降海胡千艘而至君為評事榮幸
何堪我為中表至親便欲依附以求丹砂但恐路
途跋涉身勞然亦自分未肯委于糞土年雖衰邁
壯志尚欲凌霄故賦此詩以遠送云爾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閬州今重慶府閬中縣十一舅母舅也其名未詳青城縣今併入成都府灌縣

層城有高樓制古丹臒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
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
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休霜露在草根
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罇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
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臒音獲

賦也層城謂樓出層城之外言極高也臒五彩色也書既勤樸斲惟其塗丹

艧百餘尺亦言高也西京賦狀迢迢以亭亭古詩雙闕百尺餘無世喧言樓雖衝要而人自不喧嚷也陶淵明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別亮人生陽氣為亮陰氣為亮猶云別離之情也秋冬交十月初也顏色昏歲將暮而草木顏色漸昏落也鳥獸休天將寒而鳥獸皆欲休息也在草根此時霜露亦歸於草根也沈休文詩草根積霜露崩奔山自上裂之而下曰崩疾行曰奔言急趨王命也謝靈運詩折岸屢崩奔復吞言欲哭而不哭故吞聲也此樓多是送客之地雖有車馬往來而去塵市稍遠故云而無人世喧○公送舅氏往任青城不能無渭陽之感而作言送別之樓高豁可愛雖有車馬經行而無塵囂紛雜遊目以俯大江列筵以慰離別因傷秋冬之交萬物歸息而我舅氏反遭盜賊縱橫奔馳不息是以臨風欲哭恐傷舅懷而復吞聲不出以獨悲耳

佳人

詩邶風簡兮篇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賢者有佳美之德而不見用故此詩亦以佳人為喻以見當時疎斥老成而喜用新

進也

絶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不足論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廻牽蘿補茅屋
摇花不插髮采桁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

喪敗一作喪亂

賦而比也絶代舉一世無此佳人也李延年歌北
方有佳人絶代而特立良家子匈奴請昏于漢元

帝以後宮良家子配之依草木以居關中即長安昔喪敗禄山之亂也官高想
佳人乃顯宦之女收骨肉言如此亂離不得收養
兒女也漢書冬十月骨肉合飲食於祖廟隨轉燭
言易過也輕薄兒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美如玉
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合昏夜合花其葉
至昏則合鴛鴦匹鳥言動植之物各有配合嘆人
反不如也水清水濁以比在家則美在外則衰此
佳人怨夫之辭晉孫綽蘭亭詩序古人以水喻性
有旨哉斯談非以澄之則清混之則濁耶情因所

習而遷移物因所遇而感興賣珠廻言佳人止留
一婢相隨賣珠自給也引蘿補屋防雨漏也山房
賦牽藤蘿補巖屋不插髮言不事粧飾也采柏蓋
以供食胡婁隱居衡山采柏子食翠袖薄言天色
已寒而衣尚薄貧之甚也倚脩竹歲寒不改思無
二也○公傷關中亂後新進猖狂老成凋謝而作
言佳人絶代所無遭亂困于空谷自云身是良家
之子飄流故依草木思昔關中首亂兄弟咸被殺
傷親位雖高不得前來收養骨肉可嗟世道衰微
事如轉燭夫壻以輕薄存心待新人果如美玉視
彼小物尚顧婚姻人不及物誠可傷已但見新人
歡笑不知舊人悲哭又因念我在家則重在外則
輕所恃者幸留一婢賣珠度生引蘿補屋摘花不
插雲鬟采柏聊供朝夕衣薄并耐天寒日殘獨倚
脩竹而已

新婚別

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年不差使此詩所
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也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
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怱忙

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鷄狗亦得將
君今死生地沉迫痛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
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賦而比也兎絲草名即兎絲子附於草曰兎絲附
於松曰松蘿此言兎絲當附松栢而乃附於蓬麻
可謂不得其所矣故引蔓不長棄路傍甚言不當
嫁征夫也周述生而怪異其父曰不如棄置路傍

結髮猶云束髮少小時也蘇子卿詩結髮為夫妻
恩愛兩不疑席不煖言急速也太怨忙急遽貌拜
姑嫜古者婦人嫁三月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嫜
理既明白然後稱姑嫜正名也姑嫜猶云舅姑陳
琳飲馬長城窟行善事新姑嫜將隨逐也迫中腸
鮑昭詩沈痛切中腸蒼黃亦遽驟也北山移文蒼
黃反覆事戎行嘱其用心兵事勉之以正也古詩
努力加餐飯恐不揚婦人志怯故威不振也漢李
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振者何也軍
中豈有女子乎不復施洗紅粧對夫解衣洗粧以

誓再得見夫則為容也錯迕謂錯雜違迕望平聲與去聲同用謂瞻仰也○公因當時衰亂新婚輕別為述其情而作言兎絲附於蓬麻故引蔓亦不能長如人嫁女而與征夫不若棄之路傍何以言之少年始為人婦席未得煖夫壻暮夜成婚清晨別去無乃太忽忙乎君行雖不甚遠然東都戍守時不敢離妾身為婦尚未分明則姑嫜如何可拜因思父母養我之時藏之深閨日夕兢惕及一有所歸譬之鷄犬亦得相將君今從兵置之死地使我中腸沉痛誠不可當誓欲隨君以往形勢亦甚

蒼黃顧君勿以新婚為念努力以事戎行且婦人若在軍中兵威又恐不振自分決不可以偕行故于話別之時解去羅襦而不復用洗去紅粧而不再施直待君回然後重整不然有死而已又言仰視飛鳥大小必雙人而不鳥若也今為此別是蓋人事乖違無可柰何與君各相永望而已此心豈有他哉

王閬州筵奉酬十二舅惜別之作　下排律附

公母鄭氏生母崔氏十一舅乃是崔氏此在閬州時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群盜尚如毛
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汕頭暮黃鶴失侶自哀號
賦而比也壑谷也樹聲風也崖石山之尖者秋氣
天地之氣舟泊江濤王閬州具別筵於舟也何太
勞惜舅氏也但有骨亦指舅氏言群盜時吐蕃党
項僕固懷恩之亂方啟故曰尚如毛使君指王閬
州言贈袍昔范睢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
乃取綈袍以賜之暮黃鶴亦以比舅氏也○王閬
州具酒餞別崔舅舅有惜別之作故公和之言新
秋餞別樹聲滿乎萬壑爽氣高乎千崖于時王守
出餞郭外酒寄江濤是知如此良會不復能久嗟
我舅氏太勞經歷辛苦窮愁有骨而已柰何群盜
放縱尚密如毛舅舅多情甚惜分手使君念舊重
錫綈袍豈惟人哉視彼汕邊黃鶴猶且失侶哀號
豈以舅舅至情而忍憮然也耶

奉送二十三舅崔偉録事之攝郴州

二十三舅崔偉也録事官名唐制諸州設
録事參軍掌正違失蒞符印郴州今隸湖
廣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庾高交友劉牢出外甥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荊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
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
永嘉多北至句漏且南征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
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賦也賢良周禮以三德教國子二曰友行以尊賢
良高交友言徐庾所交者諸葛亮龐士元司馬德
操皆高人也出外甥桓玄曰何無忌乃劉牢之
外甥酷似其舅公以無忌自比也豈珠玉言崔舅
為明珠白玉之質豈宜辱在泥塗柴荊編荊柴為

門衰老公自謂厭甲兵時值臧玠之亂江上別即
今送別之江林烏句言崔舅侍太夫人以行也永
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此比崔舅自比
而南來也公侯必復其始橘井即郴州蘇耽事何蠻
貊以比郴州若夷地也志在行言崔舅必當行其
所學也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公送舅氏往
攝郴州勸勉行其所志而作言賢良生於吾舅之
盛族故皆知名當時舅如徐庾之交高士舅如無
忌之出崔門舅若珠玉終不污於泥塗室雖環堵

終不困於柴荊甥今衰老而悲人世馳驅苦厭甲
兵又況與舅別離春江之上泣血以表渭陽之情
于是畫鷁舟排風影侍親孝並林烏舅氏自北而
來往攝南土必若公侯之復其始立見盜賊之底
太平郴州地冷橘井泉清吾舅往攝於彼必能忠
誠以孚蠻貊直道以行平生無負丈夫之志可也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比音皮

蕭郎中公從姑子比部屬刑部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
蘊藉為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藹孤騫
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真自幼謀拙愧諸昆
漂蕩雲天闊沉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
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

賦也生人傑以其特出故謂之人中豪傑丞相謂
漢蕭何帝王謂梁武帝蕭道成也蘊藉寬博有餘
也漢桓榮溫恭有蘊藉風魁者大也梧者警悟也
漢周勃魁梧奇偉秉執也哲聰明也言其才尊異
於人也詞華言文章華彩也高鳳辭華後輩傾仰
風雅謂風流俊雅孤騫言其飛騰無與為偶宅相
晉魏舒少孤為外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

貴甥魏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後位為公此以舒比蕭也惠訏論公為童時得蕭惠以訏論之益也真自幼言已自幼與蕭真為相知也潘安仁懷舊賦序予十二而獲見其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謀拙公自謙不若蕭氏諸兄也漂蕩以下公皆自言飄泊不能仕進徒存懷古之意而已山陽鍛嵇康為中散大夫性絕巧而好鍛鍛鐵冶也王戎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野谷村韓非子齊威公入山問父老此為何谷答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

而去傍隣以臣為愚故名為愚公谷紆遠也言老當隱居故遠夫長者車轍也陳平以席為門而門多長者車轍任乾坤謂任意踈放於天地之間也

○公懷蕭兄舊恩故贈此詩言蕭兄生為人傑長積德門漢朝丞相之系梁時帝王之孫蘊藉魁梧誠出人表詞華風雅莫與為群宅相以榮姻戚兄童蒙惠訏論見知真自幼小謀拙實愧諸兄自恨漂蕩雲天沉埋日月致君之時已晚懷古之念空存安得學鍛山陽閒居野谷幷與長者車轍相遠任情散逸於天地之間斯云足矣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大曆三年未出峽時作

禁臠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渥水出騏驥崑山生鳳凰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暗藏餘寒拆花卉恨別滿江鄉

禁臠處

賦也禁臠表山松欲以晉陵公主妻謝鯤王珣謂山松曰卿莫近禁臠鯤竟尚主襲父爵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蹙每得一豚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珣因以為戲東床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也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北堂婦人所居空遠涉劉琨至高安嘆曰事不我濟空遠涉風波琴瑟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幾音洎洎及也出騏驥漢武帝元鼎四年

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在田
燉煌界數於渥洼水中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
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鞚於傍後馬
馳習久之乃令人代土人持勒鞚收得其馬獻之
生鳳凰左傳晉懿氏卜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
世其昌東京賦鳴女床之烏鳥舞丹穴之鳳凰誠
欵欵謂至誠親愛也案靖法帖兩家誠心欵欵奈
凡女催行許蒼蒼深青之色曰蒼謂中道則昏黑
而背盟也秦晉匹也何以卑我王謝

郎晉江左以王謝為冑族常通婚姻動才調禰衡
云青春惱客意處處動微吟缺輝光公自恨老乎
為子求壻而中道悔爽豈不賴光輝乎王潤自言
其子也晉多廣人謂之氷鏡壻衛玠時號玉人故
時語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珠明以喻鄭氏女也
○公送封主簿而凡其子親事不合適已亦有鄭
氏絶婚之說故賦此詩言我今為子求壻將行納
采之禮惜鄭氏不能如禁臠之納東床徒令人有
趨求北堂之耻空涉風波虛張琴瑟譬之騏驥出
於渥水鳳凰生於崑山物各相宜事應匹配而況

初時兩家誠心款款柰何鄭子中道詹詹秦晉門
楣雖敵王謝閥閱雖當與不付之不問使我青春
越興吟咏白首頓減輝光玉潤孤立而可憐明珠
暗藏而可惜況當花卉折謝之時使人恨別之情
豈能不滿江鄉也哉